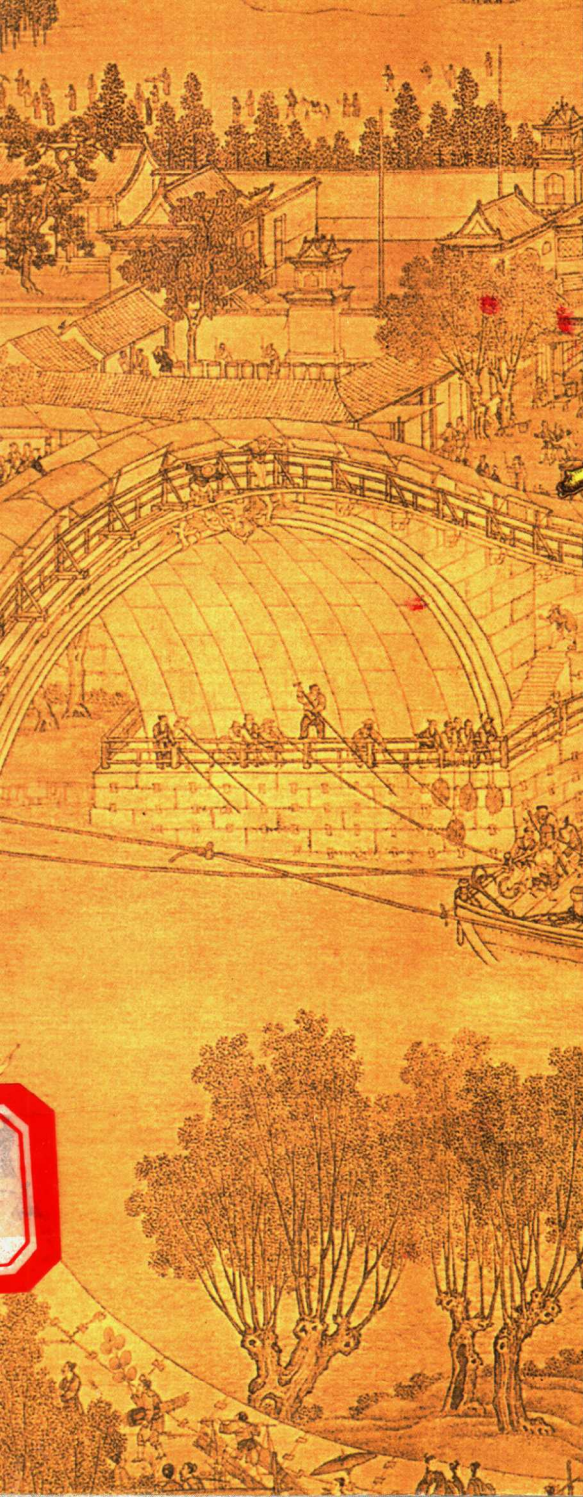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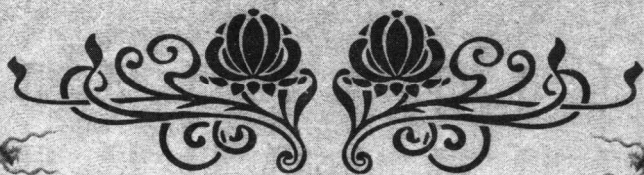




名家藏書



名家藏书

主编 郑福田 王槐茂 杨飞云

第二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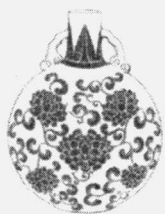
《帝鉴图说》

《韩婴政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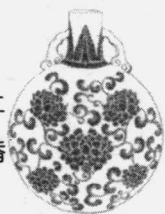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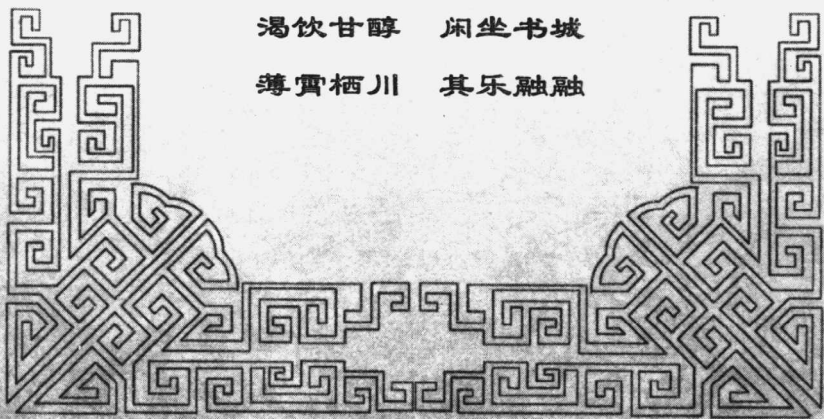
名家 珍藏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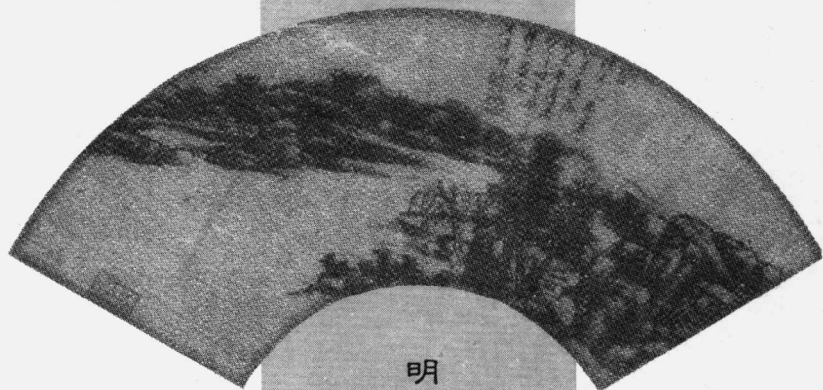
积连城璧 为后辈资 纵使较量锱铢 终归一抔黄土
藏百氏书 效前贤法 虽然经历磨难 到底几瓣心香



渴饮甘醇 闲坐书城
薄霄栖川 其乐融融



帝
鉴
图
说



明·张居正 吕调阳 撰

帝鉴图说

——明代大学士张居正为万历皇帝所编写的
培养好皇帝的读本；系图文并茂之佳构

最美君臣鱼水欢，圣哲芳规百代传
托孤老臣心良苦，不但法行一条鞭

【版本源流】

明张居正、吕调阳撰。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嘉靖进士，万历元年（1573）任内阁首辅，厉行改革，执政十年，成效显著。吕调阳（1516—1580），字和卿，广西桂林人，嘉靖进士，万历年间进文渊阁大学士。

两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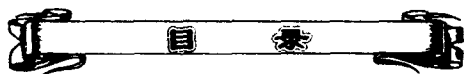
该书为二人专门为教育幼小的神宗皇帝而编写，采可以取法者八十一事，应当警惕者三十六事，用唐太宗“以史为鉴”的话语来起书名。

本书据日本安政五年（1858）刻本刊行。

原书今藏清华大学图书馆。

〔清〕张廷玉旧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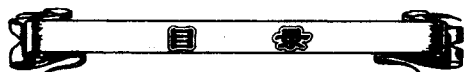


目 录

上篇 圣哲芳规	(11)
1 任贤图治	(11)
2 谏鼓谤木	(12)
3 孝德升闻	(12)
4 揭器求言	(13)
5 下车泣罪	(13)
6 戒酒防微	(14)
7 解网施仁	(15)
8 桑林祷雨	(15)
9 德灭祥桑	(16)
10 梦赍良弼	(17)
11 泽及枯骨	(17)
12 丹书受戒	(18)
13 感谏勤政	(19)
14 入关约法	(20)
15 任用三杰	(21)
16 过鲁祀圣	(22)
17 却千里马	(22)
18 止辇受言	(23)
19 纳谏赐金	(23)
20 不用利口	(24)
21 露台惜费	(25)
22 遣幸谢相	(26)

名家珍藏篇

23	屈尊劳将	(27)
24	蒲轮征贤	(28)
25	明辩诈书	(29)
26	褒奖守令	(30)
27	诏儒讲经	(30)
28	葺槛旌直	(31)
29	宾礼故人	(32)
30	拒关赐布	(33)
31	夜分讲经	(34)
32	赏强项令	(35)
33	临雍拜老	(36)
34	爱惜郎官	(36)
35	君臣鱼水	(37)
36	焚裘示俭	(38)
37	留衲戒奢	(38)
38	弘文开馆	(39)
39	上书粘壁	(40)
40	纳箴赐帛	(40)
41	纵鹄毁巢	(41)
42	敬贤怀鹄	(42)
43	览图禁杖	(42)
44	主明臣直	(43)
45	纵囚归狱	(44)
46	望陵毁观	(44)
47	撤殿营居	(45)
48	面斥佞臣	(46)
49	剪须和药	(46)
50	遇物教储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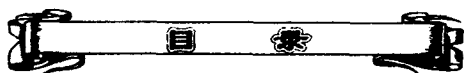
51	遣归方士	(48)
52	焚锦销金	(49)
53	委任贤相	(50)
54	兄弟友爱	(51)
55	召试县令	(51)
56	听谏散鸟	(52)
57	啖饼惜福	(53)
58	烧梨联句	(53)
59	不受贡献	(54)
60	遣使赈恤	(55)
61	延英忘倦	(56)
62	淮蔡成功	(57)
63	论字知谏	(58)
64	屏书政要	(58)
65	焚香读疏	(59)
66	敬受母教	(60)
67	解裘赐将	(60)
68	碎七宝器	(61)
69	受言书屏	(62)
70	戒主衣翠	(62)
71	竟日观书	(63)
72	引衣容直	(64)
73	改容听讲	(65)
74	受无逸图	(65)
75	不喜珠饰	(66)
76	纳谏遣女	(67)
77	天章召见	(68)
78	夜止烧羊	(68)



79	后苑观麦	(69)
80	轸念流民	(70)
81	烛送词臣	(71)
	述 语	(72)

下篇 狂愚覆辙 (75)

1	游畋失位	(75)
2	脯林酒地	(75)
3	革囊射天	(76)
4	姐已害政	(77)
5	八骏巡游	(78)
6	戏举烽火	(78)
7	遣使求仙	(79)
8	坑儒焚书	(80)
9	大营宫室	(81)
10	女巫出入	(81)
11	五侯擅权	(82)
12	市里微行	(84)
13	宠昵飞燕	(84)
14	嬖佞戮贤	(85)
15	十侍乱政	(86)
16	西邸鬻爵	(87)
17	列肆后宫	(88)
18	芳林营建	(88)
19	羊车游宴	(89)
20	笑祖俭德	(90)
21	金莲布地	(90)
22	舍身佛寺	(91)
23	纵酒妄杀	(92)



24	华林纵逸	(92)
25	玉树新声	(93)
26	剪彩为花	(94)
27	游幸江都	(95)
28	斜封除官	(96)
29	观灯市里	(97)
30	宠幸番将	(97)
31	敛财侈费	(98)
32	便殿击球	(99)
33	宠信伶人	(100)
34	上清道会	(100)
35	应奉花石	(101)
36	任用六贼	(102)
述 语		(103)
张居正：进《帝鉴图说》疏		(105)



上篇 圣哲芳规

1 任贤图治

唐史记：尧命羲和，敬授人时。羲仲居嵎夷，理东作；羲叔居南交，理南为；和仲居昧谷，理西成，和叔居朔方，理朔易。又访四岳，兴舜登庸。

唐史上记：帝尧在位，任用贤臣，与图治理。那时贤臣有羲氏兄弟二人、和氏兄弟二人。帝尧着他四个人敬授人时。使羲仲居于东方嵎夷之地，管理春时耕作的事；使羲叔居于南方交趾之地，管理夏时变化的事；使和仲居于西方昧谷之地，管理秋时收成的事；使和叔居于北方幽都之地，管理冬时更易的事。又访问四岳之官，着他荐举天下贤人可用者，于是四岳举帝舜为相。那时天下贤才，都聚于朝廷之上，百官各举其职。帝尧垂拱无为，而天下自治。盖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虽以帝尧之圣，后世莫及，然亦必待贤臣而后能成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言股肱具而后成人，良臣众而后成圣，意亦为此。其后帝舜为天子，也跟着帝尧行事，任用九官十二牧，天下太平。乃与群臣作歌以记其盛，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所以古今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任贤图治之效也。

2 諫鼓謗木

唐史纪：尧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

唐史上记：帝尧在位，虚己受言。常恐政事有差谬，人不敢当面直言，特设一面鼓在门外，但有直言敢谏者，着他就击鼓求见，欲天下之人，皆得以尽其言也。又恐自己有过失，人在背后讥议，已不得闻，特设一木片在门外，使人将过失书写在木上，欲天下之人，皆得以攻其过也。夫圣如帝尧，所行皆尽善尽美，宜无谏可谤者，而犹惓惓以求言闻过为务，故下情无所壅而君德日以光。然欲法尧为治，亦不必置鼓立木，徒仿其迹，但能容受直言，不加谴责，言之当理者，时加奖赏以劝励之，则善言日闻而太平可致矣。

12

3 孝德升闻

虞史纪：舜父瞽叟，娶后妻生象，父顽母嚣，象傲。常欲杀舜，舜避逃，克谐以孝，瞽叟亦允若。帝求贤德，可以逊位，群臣举舜，帝亦闻之。于是以二女妻舜，舜以德率二女，皆执妇道。

虞史上记：大舜的父是个瞽目人，他前妻生的儿子就是大舜。舜母故了，瞽叟又娶一个后妻，生的儿子叫做象。那瞽叟愚顽不知道理，后妻嚣恶不贤，象又凶狠无状。他三个人时常商量着要杀舜，舜知道了，设法躲避，然后得免。然终不敢怨其父母，只尽自家的孝道。久之，感化得一家人都和睦。瞽叟见他这



等孝顺，也相信欢喜了，所以人都称他为孝子。当时帝尧要求贤德的人可进以帝位者，群臣都举荐他。此先，帝尧已知大舜善处父母兄弟，是个圣人，但是不知处夫妇之间何如。于是召舜去，把两个女儿都嫁与他为妻。舜又能以德化率这二女，在他父母前尽做媳妇的道理。尧因此遂禅以帝位。自古圣贤，皆以孝行为本，然父母慈爱而子孝顺，尚不为难。独舜父母不慈，而终能感化，所以当时以为难能，而万世称为大孝也。

4 揭器求言

夏史纪：大禹悬钟鼓磬铎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

夏史上记：大禹既居帝位，恐自家于道有未明，义有未熟，或事务有不停当处，或有可忧而不知，或狱讼之未断，四方远近的人，无由得尽其言。于是将钟鼓磬铎鞀五样乐器挂在外面，告谕臣民，说道：“有来告寡人以道者，则击鼓；谕以义者，则撞钟；告以事者，则振铎；语以忧者，则敲磬；有狱讼者，则摇鞀。”禹在里面，听见有哪一件声响，便知是哪一项人到，就令他进见尽言。夫禹是大圣，聪明固以过人，而又能如此访问，则天下事物岂有一件不知，四方民情岂有一毫壅蔽？此禹之所以为大，而有夏之业所由以兴也。

5 下车泣罪

夏史纪：大禹巡狩，见罪人，下车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

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王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我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夏史上记：大禹巡行诸侯之国；路上遇见一起犯罪的人，心中不忍，便下车来问其犯罪之由，因而伤心垂泣。左右的人问道：“这犯罪之人，所为不顺君道，正当加以刑罚，君王何故痛惜他？”禹说：“我想尧舜为君之时，能以德化人，天下的人都依着尧舜的心为心，守体安分，自不犯刑法。今我为君，不能以德化人，这百姓们各以其心为心，不顺道理，所以犯罪。是犯罪者虽是百姓，其实由我之不德以致之，故我所以伤痛者，不是痛那犯罪之人，盖痛我德衰于尧舜也。”大禹不以罪人可恶，而以不德自伤如此，则所以增修其德，而期于无刑者，无所不至矣。

6 戒酒防微

夏史记：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夏史上记：大禹之时，有一人叫做仪狄，善造酒。他将酒进上大禹，禹饮其酒，甚是甘美，遂说道：“后世之人，必有放纵于酒以致亡国者。”于是疏远仪狄，再不许他进见；屏去旨酒，绝不以之进御。夫酒以供祭祀、宴飨，礼所不废，但纵酒过度，则内生疾病，外废政务，乱亡之祸，势所必致。故圣人谨始虑微，预以为戒，岂知末世孙桀，乃至以酒池牛饮为乐，卒底灭亡。呜呼！祖宗之训可不守哉！